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六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十六年
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
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烏蘭哈達掠靜江遂圍潭州

烏蘭哈達率四王兵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狗內地
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

大敗之乘勝蹶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林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入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閩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瑛塔哈以兵二萬守六盤竒爾台布哈守青居山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耨埒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鷄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二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

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艦艘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發明

蒙古舉號外之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蒙古恃強憑陵諸夏掠靜江而守臣不能拒

圍合州而諸將不能救取中國土地而城守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守逼蜀合兵圍城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嘉陵之戰則無與阻隔其勢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綱目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文德兄弟受宋厚恩錦衣玉食以功利言則高矣厥後許置榷場而襄樊不可守兄弟一門皆叛降敵語忠義則王蠋之罪人也知此說然後可以論呂氏之始終矣其與春秋書城濮之戰之畧相似耳

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近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王亦卒于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襦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莽賚扣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發明

時莽賚扣入寇空國而行部分諸將志必滅宋使天或假之以年則江南其不能保矣既

而久圍合州卒于城下此天意祚宋故趣莽齋扣
之亡耳莽齋扣不死江南其奈何哉書卒書北還
皆所以致其
喜之之意也

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呼必賚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徒軍先
至江上經言于呼必賚曰古之一天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
力國家奮起朔漢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
游氣魂度劉劉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兵未有若是
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
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
盡也苟于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
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
令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于危王宜遣
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

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
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
一軍出淮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
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
取者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未
悔可及乎呼必賚不能用悉兵渡淮呼必賚由大勝
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呼必賚得
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
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呼必賚曰此事
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九月宗王黥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
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
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北
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州扼
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
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

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艤舳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為鄂州中外大震

發明

固江必先守淮固南必先守江皆宋固國之險必爭而不可棄者也呼必賚既書將兵渡

淮矣又書渡江矣又書圍鄂州矣從容進退無復阻抑宋豈謂有人之國乎噫長江天塹而蒙古渡之鄂州屏蔽而使敵騎充斥竟長驅以入內地惡在其能事君哉宋之不競可哀也已故詳書譏之

以戴慶烜簽書樞密院事○蒙古臨臨江知軍事陳元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予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發明

君子所守者義而已義不可生雖死奚惜故曰由是則生有不用也由是而避患有所不

為也方蒙古內侵江南疲弊內外無勤王之師遠近無入援之將蒙古之至臨江元桂力疾督戰苟有援兵協力固守則城未必遽陷也徒使元桂獨禦孤城力竭而死其如國計何哉故書曰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嗚呼微矣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
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視
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
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
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貌孫等相繼
論大全姦回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
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
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
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廣義

大全凶惡淫穢瀆亂綱常厥罪不可勝誅綱
目所以去其官者不與其為宋臣惡之甚也

書有罪免者讖
當時失討賊也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者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
姦臣愴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
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
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
泰來等羣小躡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寶
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
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
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廣義

分注載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然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發明

昔漢獻即拜袁紹綱目譏之然兩宋之篇末當書即拜者丞相耳其書即拜何譏也似道

不勤王而宋就拜之書即拜所以愧似道也雖然
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祖宗之言播在
簡冊不可忘者似道貴妃之弟生平未嘗學問可
以小知而不可以大受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右揆
之職乎理宗惟溺偏愛不顧嫌疑抑不知似道妬
功疾能之心已非一日安望折衝禦侮以舒君父
之憂哉厥後乞和詐勝邪謀大作卒致亡
國而後已故直書于冊所以深貶之也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
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
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
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黶孫亦言鑿輿一動則
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蟻起必不可會皇
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

祥乞斬宋
臣不報

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
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緒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
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
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
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
圖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
軍出襲徹辰巴圖爾戰敗死馬達恃其武勇殊易似
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
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詳于其門呂文德諂
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彞
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蘋草坪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漢曰昔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不還者江西降將諸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勒達爾等謀立額呼布格遣托果斯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齊爾實喇諧王觀望所立盡覬覦神器一有殺馬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呼布格已令托里齊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遣詔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消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實喇額勒布格然格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戩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

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
哈達之兵

發明乞和者丐求之詞卑之也乞和之事是宋人
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
諱乎曰綱目伸道不申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
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似道
受命援邪不能勇往辱國如此則曲在似道矣昔
曾子聞大勇于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
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

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廣義

歲幣曰納納之一字宋朝之所深忌富鄭公
力爭于其前矣况祖宗有成憲可徵令似道

擅許納之一字則是有干於政矣况稱臣乎分注云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予以知似道孤鼠之見不知有羞愧之心者也豈待暴行秋日而後知哉理宗用似道以禦敵殆亦寇賊之招耳欲宋之不亡得乎

十二月蒙古烏蘭哈達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何士壁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知會呼必賚遣特默齊將兵來迎烏蘭哈達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呼必賚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烏蘭哈達

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

蒙古張傑闕旺作浮橋于新生磯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

百七十人

廣義

分注載似道用夏貴之計不過竊寵榮身之謀耳惡知其有國家君父哉殊不知既以委

質為臣則吾身與國一體而已故忘身殉國者不榮于當時必榮于後世不期榮而自榮竊寵榮身者不辱于當時必辱于後世不期辱而自辱此理之必然有也故曰君子小人之用心惟在公私之間而已此文公謂陸九淵講君子小人義利之分聽者至于泣下其似道之類乎

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名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臣鄂國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為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名入朝

發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小

人者其才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于死生之際而即改是以人君當慎所擇也似道出師弗克一戰前既書乞和于蒙古蒙古甫退偽奏大捷然其既欺于已又欺于人復欺于君將何面目以處百僚之上乎理宗之任似道雖商高宗之待傅說周武王之待呂望不是過也稱臣于敵而帝不知欲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于一已貽大禍于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罪君之

廣義

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敵朝廷屢以退

賊邀攻為言其計不亦奸乎夫何朝廷昏暗卒是其言而賞之也此宣宗社好消息哉觀其于蒙古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容身何若如之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為已功以聞于朝曰于某處殺賊幾何于某處擒賊若干而其稱臣納幣之恥則匿矣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為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是何詭譎而轉展無信耶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為也已故曰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讀詳之

高麗王暇死蒙古呼必賚封其子僖為王

職嘗遣使入覲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職卒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使遣還國則彼必懷德于我是不煩兵而德一國也呼必查然之改館使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修貢矣後

更名
植云

白氣如匹練亘天

發明

白氣何白者金色金革之象氣乃為陰小入陰謀之象白氣如匹練亘天其變非小也是

時理宗春秋彌高惟事飲食宴樂不知思患預防外戚宦官擅權于內勁敵強鄰竊發于外則其應宜不明且切歟徽宗時書赤氣亘天天此書白氣亘天皆非享國嘉祚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以知

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

夏四月蒙古主呼必賚立

初呼必賚北還庶希憲聞額埒布格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闐右悉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且得實還報時諸王哈坦默格塔齊爾俱會于開平實喇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額埒布格不至希憲良弼及高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人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呼必賚人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廣義

呼必賚不汲汲于即位者其亦有所取也

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未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

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台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禔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于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

能為斯

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進士官有差

天下之大待理
於一人斷直請
書明理萬幾洞
察於中可以當
前立決自然權
不下移若中無
定見不得不委
任臣下漸致乾
綱解弛太阿旁
落鮮有不敗者
如宋理宗可以
為鑑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勵甚至諸
將士進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連臨江軍承宣使
劉登至瀘州兼潼州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
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
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
在軍中嘗悔已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
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
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制法矣

發明

加不宜加也理宗誠可謂木偶之主耳似道乞
和謬奏大旋未聞可否于其間者加之以爵錫

之以命是賞其欺已之能乎可愧之甚矣師之上
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夫子傳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雖有
偉績尚戒小人何況無功可賞而又濫及小人歟
愆國家全盛之時尚恐小人之敗壞每切敬戒矧
宋區區立國江左三分天下僅得其一而忍使小
人之敗壞耶北宋之所以終于滅亡而不悟也豈
不深可哀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分註載理宗語宸似道如文彥博故事足以
貽笑千古嗚呼南宋之亡人皆知亡于賈以

道殊不知亡于理宗晚節之不君也似道何能為
然原似道之為人譬都人家之愚奴蠢婢焉主人
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
今也主人不悟其愚蠢遽以千金花之欲其不致
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
于似道何以異于是哉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特穆津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筆且齊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呼必賚既立大興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點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一代之制始備

以饒虎臣叅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

尚從
副之

蒙古額呼布格稱帝于和林

額呼布格聞呼必賚已立命阿勒達爾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剌太平霍魯懷拘汝開中錢穀時瑛塔哈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瑛塔哈復遣人約成都密喇卜和卓青居奇爾台布哈同舉事額呼布格遂自立于和林

廣義

稱帝何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布格受命鎮守和

林遠起邪謀稱尊僭號則其罪可勝誅乎故書稱帝者所以明其僭逆也其旨嚴矣

蒙古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謀為左丞五月

文謙罷

文統本李璿幕屬王是有薦其才智者遊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大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廢止仰稅賦苟復減捐何以供給大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琿塔哈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

憲訊之盡得大平魯懷與琿塔哈密喇卜和卓奇爾
台布哈等狀希憲集條佐謂曰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
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
于成都汪惟正誅奇爾台布哈于青居命總帥汪良
臣帥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哈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
憲帥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
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擢蜀辛四十命
蒙古將巴崇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
殺太平等于獄尸于通衢方出迎詔琿塔哈知京兆
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
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亦率騎兵與巴崇
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
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
崇直禱其前阿坦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
殺琿塔哈阿勒達爾闖斃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
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

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帶制豈不生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提參知省事

饒虎臣罷○戴慶炯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
金亡將被殺飛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庄在
落卯名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
繼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
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
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為李治李昇王盤徐世隆高鳴為學士
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廣義

嗚呼今有一婦人焉人殺其夫而不能報反
求盡哀禮于其夫而又以身事讐者曾為君

子賢之乎鷄其
有愧于此焉

熒惑入南斗

留五十

餘日

發明

人事惑于此則天變應于彼理宗為國虛內
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于無益濫觴之末而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庚氣應之三月日食而又曰
氣亘天是月熒惑又入南斗災異之多莫此為其
兵力不足食原匱竭調度不
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興矣

六月立忠王禔為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
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哺復至榻前起

居間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折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略使○蒙古李璿
寇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敗之○秋七月蒙古
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罪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後陰屬李璿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曰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意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又數上書

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乃請入見及歸國皆不
報驛使棘垣鑰戶晝夜守邊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
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
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撥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
和出彼謀宣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當令
人見蒙古遺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四訪
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
置李庭芝奏蒙古使
者又留真州不報

發明 邾經之來為修好耳何以幽之此蓋小人陰
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之心耳以道謬奏大掇
得叨榮利而又以利出彼謀為言苟或邾經入朝
則其謀必泄而權勢不能久假焉故幽之真州以
絕其迹而且得以實已之前言耳殊不知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噫似道不過蔽一時

之耳目他日舉此以為興兵之端事既勤著實運
遠方然則小人始欲以害人而終以自害詎不愚
之甚哉故直書以

著其奸險之實

廣義

分注戴蒙古遣使以修好來其意善矣賈賊
不虞宋之將亡危如朝露反拘其行人果何

義哉假今蒙古遣使來責渝盟亦不當如是也况
修好乎嗚呼彼以愛兄之道來此以狙詐之心待
觀此則孰得而孰失孰是而孰非孰曲而孰直邪
噫南宋之亡也理宗啟之而賈賊促之也于蒙古
乎何
尤

以賈似道兼太子大師

廣義

賈誼曰師者導之教訓太師者三公之尊者
也非才全德備者昌克以居此哉故不得其

人則寧虛其位不可備其員也故尚書載成王曰
官不必備惟其人然則理宗以似道居是位不知
以其才較以其德歟今以才德兼亡之人而居才
德兼全之位以教太子則導其子于不善蓋可知
矣書曰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兼之云者則知似
道自有本封之銜而此又兼之以人臣之極位也
書之子冊
貽笑千古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
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
統元寶文鈔立互市于潁州連水先化軍交鈔法自
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
聽收受仍申嚴私
鹽酒醋麵等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帕克斯巴為國師

帕克斯巴吐蕃薩斯嘉人族歟氏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帕克斯巴年十五謁其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廣義

蒙古以僧為國師則是舉國之人皆奉帕克斯巴為師矣書之所以誌其陋也

辛酉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

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門齒冑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

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思講磨擇精語詳開
牘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
謙尚來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
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發明

重道崇儒帝王之盛心尊德樂義人君之首
務有東區區立國江右言兵則兵不强言地

則地不廣言民則民不衆獨寢崇先哲一事迥出
人表此所以雖至于厥厥垂絕蹶而復起者再皆
吾斯文命脈有以扶持之也理宗命太子行釋奠
于先師之殿陞二賢于從祀之列豈不為曠古之
盛心哉大書特
書深予之也

廣義

理宗之于正道可謂尊崇之至矣萬世而下
何容議哉然徒尊之而不能行其道所以南

宋政亡之禍卒莫
之救也君子惜之

二月朔日食○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
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
川制置使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
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
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
人貴臣或言其說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
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
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然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然對
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

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

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許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方以為不可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能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然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廣義

大抵三公之位入臣之極也綱目書其昏亂不拜者何蓋以見三人皆能見幾明決而以

道自尊也曰三人亦有優劣乎曰許為最而竇次之若夷考夫姚之出處大節則雖欲以道自尊而不能無愧于二人矣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竇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摺撫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前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

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
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發明

書劉整以城降則見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
以仰藥而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

節也

綱目一書叛降一書死之則其褒

忠臣貶亂賊之意可見矣其旨嚴哉

廣義

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
心也乃似道迫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

敵人是猶撒藩籬以延盜入
室也欲求貨資之不患得乎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實
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
附鳳桂揚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
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于潮川

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

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觀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具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妬功啟戍罷任錫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使

發明

自逆整叛降瀘州陷沒苟有倡義討賊者此綱目之所必予當時朝廷無弔伐之師方鎮

無建帥之將獨俞興知逆賊不兩立王法所難容
移檄郡縣率兵封賊其志為可尚矣雖云敗績而
功未能成然何必以姑功啟戎罪之哉夫如是則
將士離心無敢與朝廷倡義討賊者矣宋之賞罰
如此其不復可以
有為從可知爾噫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
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蟻一時閭臣且怒士璧嘗侮
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
會計邊費于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
微賈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
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
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

錢粟幕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饋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六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于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死

發明

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周公勇作迂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似道相來又

無補天沐日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丘垤之于秦革而志得意滿忽伎盈溢既以私意貶吳潛今又恣其狠愎不用國法殺戮閭臣其何以愜服人心而處持衡之地哉故綱目于向士璧之死書殺書官以罪之耳他時朝士爭論其奸而似道有漳州之禍尚未咎歟

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主呼必賚擊願呼布格于實默圖敗走之

呼必賚以額呼布格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寶然圖之地諸王哈坦等殺其兵三千入塔齊爾分道奮擊大敗之追北五十里呼必賚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額呼布格北遁呼後賚引還

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罷

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倪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三年蒙古中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給錢百萬建第于桑芳園就置家廟

發明

書賜第宅家廟予之歟曰非也似道妬賢嫉能欺君辱國乃小人之魁桀耳抑不知有何

社稷之功而賜之以第宅家廟乎理宗溺愛奸佞不吝爵賞殊不知所損亦多矣安有無能之小人位居宰輔而天下能致于治平者哉嗚呼似道極其尊榮天下極其怨憤敵國極其譏訕則其無益于國為可見耳理宗苟能以寵似道之思寵天下之豪傑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至于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理宗賜似道第宅家廟意欲力之趙普文彥博也嗚呼若是者正如認蠅轉為蘓合阿其

認哉亡國之梯謂非不自理宗設可乎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又
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蒙古修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伉直不肯降
志于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

詔振卹貧民時馬先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家三往
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先
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
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
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
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發明

臨安宋之所都乃根本之地而遽至于饑何
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

之食是歲遽至于饑者理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
事外而不敷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相仍
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乏矣綱目所以書饑以
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敷本也如魯宣公十五年
書饑
同意

廣義

有若吾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不足蓋以知夫君民一體故也臨安

僻處一隅而歲且饑况當強隣將噬而與苟猶以
積粟見吝何其不知所重之若是哉宜乎先祖厲
聲督貴
之也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
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

瓊自呼必賚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唱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倚棊濟南益都等城驛遂獄蒙右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瓊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莛通好于瓊事覺被殺

發明

來歸者李瓊心服而歸之也然何以不書叛去彼就此理之正也况瓊本中國之人當以

中國之禮待之故其書法如此如五代書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同意王文統私結李瓊書殺而不書誅者其義而然綱目之修與人自新而已

廣義

王文統雖曰小人此亦非具罪焉盖李瓊之父李全本宋臣也瓊之來歸其歸也以正文

統使其子通好于瓊事雖無微要亦無害于義不然則書誅矣何以云殺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李瓊復淄州

瓊引麾下其舟楫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瓊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擊瓊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瓊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

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瓊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宏
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瓊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
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
待夜浚壕加深廣瓊不知也明日瓊果擁飛橋來攻
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
廷聞瓊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搗軍遣青陽夢
炎帥師援之夢炎王
山東不敢進而還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然救而不進者則書
其至以罪其怯夢炎既承君命往救李瓊則
必兼程而去過進一援可也夫何甫至山東心存
恐懼不至而還則其辱命不亦甚乎既辱君命其
罪不言可知矣故書不至而還所以罪其怯耳君子
以義禮之勇為勇當勇而不勇豈非不知義禮者哉

封陳光弼為安南王

陳曰暎以蒙古烏蘭哈達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
光曷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曷為安南王加日
暎為安南大王然光曷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
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於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崇申守循
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并銘毒無從入一日崇
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
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
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崇申
貶之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發明

故相何不予其貶也暴卒者非善終之詞也
吳潛見忤似道必欲殺之前既貶于湖州而

又移于循州則亦已矣毒而殺之果何謂乎似道
奏大捷而名還朝則人君在其掌握殺向士璧毒

吳潛貶縉紳在其掌握噫至尊之君同寅之臣皆在其掌握則天下何事而不在其掌握也哉故書

暴卒所以惜潛

而罪似道也

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璫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畧使

蒙古主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璫率衆出掠鞏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璫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璫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璫受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繼城降璫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益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璫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

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
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
沂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配蒙古諸軍
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齊曰彼為壇
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一人雖大將亦罪之是
不宜殺也哈必齊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
山東尚未靖蒙右生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名壇故將吏撫諭
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
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
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
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謂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
嚴忠濟子弟
皆罷還私第

發明 李壇叛逆之臣其死也何以全節書嘉其志
也壇既以山東來歸為宋死守力盡而斃豈

悲忠乎璫非迷而不悟者又非心持兩岐者竭力而守城陷而亡故嘉其志而以全節予之雖然李璫忠宋之心誠矣然其受圍之時已閱六月拒之者非一朝守之者非一日而朝廷僅遣青陽夢炎往救不進而還無復再救以至忠臣義士徒死孤城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既予璫而又罪宋也

廣義

璫之來歸可謂蓋父之愆者矣
綱目以死節予之豈不宜哉

九月蒙古以阿珠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啟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蒙古命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領之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開自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興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問游惣大全陰指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朱禔孫聞于朝詔竄改新州土牢物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禔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發明

外蕃叛臣賤而書死凡例也中國之士大夫間有同於外蕃叛臣之行則以死書之變

例也大全逐董槐而不顧則其妨賢之心甚匿敵臣而不聞則病國之意深是雖中國之臣實乃盜賊之行故其亡也既削其官猶未足以償其罪特書曰死然後奸究之徒正名定罪而始無駐足之地矣若生既無譏死又無貶仰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此網目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嗚呼微矣

癸亥

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拾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遇者伏聞聰明日煩朝廷政令日改目異遠近臣民不勝戰

懼唯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
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
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
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
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苾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
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廩兵則
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于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
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
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項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
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
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
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
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

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責掇領通判陳嘗為檢閱副之良責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乎詔曰永免和糶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于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志從之二省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發明

魯用田賦春秋譏之哀公問于有若曰年譏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十一助而不稅似道以
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乃置買公田之法
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
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則
其為害也大矣今行公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
而以為國書曰買公田買者不宜買也理宗酷信
而行之置官以領之則失禮甚矣當時似道專權
氣焰薰灼無敢議其非者獨經孫條具其害反覆
言之被劾而罷不亦悲乎是則理宗知有似道而
不知有百姓也其能保邦于沒身
豈非幸哉據事直書交貶之也

廣義

蒙古定戶口田畝其法輕于什一固不得其
中正矣然而民獲其富然今也南宋尺寸之

地皆入官籍又欲買公田以瘠民當是時也民情
孰不欲富理宗行此病民之事不過為蒙古之驅

耳哀

哉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
書院事○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辭蒙古
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
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罕
岱睿宗定宗憲崇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
以為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狎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
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

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戶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粟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公似道又以陳嘗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藩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嘗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穠劉子唐鎮江則章垞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書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發明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

疾苦此人君保民而王之意也宋買公田大為民害當時司是事者以刻剝為能事以寬卹為闕茸而民之塗炭亦已甚矣欲立乎國先棄其本雖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而民貧則君安得而獨富哉論買公田之功而進劉良貴等官可恥之甚也一書再書深貶之耳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于朝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

互市內築保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唯自咎爾

發明

嗚呼自置權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

文德請置確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夫襄樊之漸云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任于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人費寅諧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高挺為之輔修城治兵潛蓄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方丞南合代希憲且復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

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
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
轉法蒙古

主從之

廣義

聖人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遠矣蒙古世祖不聽讒譖其過人不亦遠乎

子
五年

蒙古至
元元年

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
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
公田隸兩浙運司帝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
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
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
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
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
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昆陵澄江一時迎合

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
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
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
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發明

增者不宜增也前既置官以領公田而希竊
寵牟利者往往駁削百姓其禍益慘今聽似
道之言增置官于諸路北何異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乎噫民力既殫國本遂蹙以區區江左數郡之
民宋又賴之以立國者寧忍驅于水火之中而不
知所憫也哉欲長享其國以延宋室之祀吾未之
信也故直書
以著其惡

何夢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
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

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于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于此君遽困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發明

彗者惡戾之氣所成是時既買公田害民滋甚彗星之出非民怨憤之氣有以成之乎理

宗泰然自肆恕不知恤誠所謂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者也變豈有虛

生者乎故大書中外上書乞罷公田所以予其以善尊主書賈似道力求去位所以議其以去要君書詔勉留之所以著其以私自惑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長星之出于柳者臨安分也見之而不改楛尅之政者天變不足畏也賈賊求去而理宗

留之者其罪又浮于賈賊也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抵賈似道專權害民設國似道命劉良貴据樵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廣義

柳觀汴宋之將亡也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南宋之將亡也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

遠州然則儒者于君父危迫之秋固有所不忍而言之耳豈矯情干譽也哉彼儒者之獲無辜固不

暇惜而當時國家自
底滅亡亦可悲矣

蒙古額呼布格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
噶等伏誅

額呼布格自竄默圖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
龍達實三人及其謀臣布拉噶托里齊托果斯等來
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
裔並釋不問惟誅布拉噶等

發明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
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人
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呼必賚繼
蒙古之國而其弟至以潛立和林則呼必賚所以
處之者未盡其道耳布格之悖未如虞象之頑虞
象猶不僭立而布格顧乃僭立豈非呼必賚處弟
之友有愧于舜乎誠使呼必賚為兄分符王以富
饒之地盡其兄友之禮則布格居移養移寧不自
知愛重又烏有僭立之事哉是時呼必賚尊臨九
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弟與凡臣
等且置之別郡未嘗一至京闕則是呼必賚不弟
其弟而天倫之道亡矣故書釋不治者譏其弟已
僭立而猶釋之不治不能分茅胙土使之得其所
也書法若此乎必賚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吁

楊棟免

棟以彗星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
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

之遂蒙疑而去其星
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翰林承旨王鶚信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
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
蒙古主即日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
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推薦人物可
器使者其所甄
拔後皆為名臣

廣義

自古人材之出非一途也或卜筮或飯牛或
投竿或負薪或由奴隸或由降敵者比比皆

是而秉忠為蒙古而出特一僧耳然其左理一時
炳炳可觀由是言之則知元人之盛天也豈人力
之所能哉議者當咎中國之所以盛
以衰不當尤元人之所以盛

蒙古入都於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
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實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
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稿于
似道于是左司諫書有聞劾枋
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發明

甚矣小人之禍極其烈也犯之則燎觸之則
焚其薰灼之氣非可畏乎是時似道當國權

傾人主恣行弊政病國欺君天下之禍亂極矣上
書葉李等論訛似道則黥配于遠州此書謝枋得
策諷似道則竄黜于興國然則其薰灼之氣詎不
為可畏哉理宗恭己南面委政姦回天下之亂于

斯決矣故綱目以無罪例
書者宋貶非其罪也吁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
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
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于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
出奉宸庫珍貨牧獎會于官廢十七
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發明

方是時蒙古方盛宋室寔衰前既侵蜀喪師
失地此乃敵國外患剝床以膚切近其災之

時其君當勉于戰兢惕勵以正而自守其臣當急于
恐懼修省以德而自持內結夏盟外嚴邊備復

祖宗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于不競無宴安酖毒之戒惟損下益上是圖明其義者然後知君子作綱目于一害民之事一病國之謀必謹而書以重民命其弭亂持危回結人心之慮遠矣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年六十一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姦臣以致于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

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十一月蒙古以阿哈瑪特為中書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煬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哈瑪特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乙丑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變之大者是時度宗即位之首歲而日食正旦焉則其變之非小明矣日

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正旦日食是必似道專權于內欺主虐民蒙古強乘于外乘機伺隙是以天象昭然特為譴告云爾使度宗苟能明此則修德以應天自強以立國黜小人謹邊備庶幾可矣可能以此自明而徒玩安忽危不知恐懼以修省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此亦謹天戒之意

云爾

廣義

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遽爾日食天變者此強敵吞噬之象也可畏哉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二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

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攻兵下沅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麓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撒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發

春秋之法辭繁而不殺其中必有美惡存焉甚矣小人之欺君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康

潔陳恒以厚施于民而得齊王莽以謙恭下士而篡漢人君苟能遠之則安富而尊榮苟或近之則身危而國削是以人君不可不慎所擇也似道久假便宜之權恣行黜陟之令今理宗既崩山陵事竣以為苟不辭職人謂我何由是棄官還越以示歸隱之心詐報兵戈帝乃召還甫塞一時之言遽

竊太師之職然則小人患得患失之情狀豈不益
可見哉綱目上書莽永穆陵下書加賈似道太師
封魏國公所以明其山陵事竣而遽竊是職云
爾即書法觀之則小人要君之罪不能辭矣

廣義

似道脅制度宗若悍婦之抗懦夫也嗚呼悍婦之喪家姦臣之亡國一轍矣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
鸞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圖為中書右丞相冬
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安國穆呼哩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
更事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
古主不許安圖親候其館與語
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發明書辭不拜予能讓也若衡者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其過人也豈不遠哉特書不拜蓋予之也

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忘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

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陳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下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不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判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四月姚希得王燾罷○五月以王燾參知政事留夢

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

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臺獄政聲赫然
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

食者外戚

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

初德輝在吏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問之召見問
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
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
及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
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
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
即位以為河東南北
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丁卯 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竇祐中父昭孫没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侯入宮問曰爾父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存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發明

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道之心切帝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

享二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善繼而善述者矣
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
故雖強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于臨安強
莫如元亦未遽渡鄂渚而逐鹿于吳地此蓋斯文
命脈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
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故特表而出之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
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
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
行有地天雖大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
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
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
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熟
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

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叙用之格監司之修當先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為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明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知出言不容不

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當本凡一事之來
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
之雖有不中者蓋亦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
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者不畏
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
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
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
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
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
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
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
也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
憎若是者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
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
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

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知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能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居本于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為天下分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宣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

勿害驅游惰之民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書于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至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發明

漢高五年綱目書留侯張良謝病辟穀司馬公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

者三饒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知止耶故子房託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許衡久居懷孟抱道自樂其無意于功名尚矣前

書命許衡議省事衡亂不拜固已可見今而上陳時務謝病而歸苟非等功名于物外棄榮利而不顧者又安能飄然于富貴之外哉回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豈不大有逕庭易曰肥遯無不利許衡近之矣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

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
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
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
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
安置于建昌
軍籍錄其家

發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言堯推

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似道
何人而可任平章軍國重事乎是時似道以去要
君度宗懇留始有是命其尊之也至其禮之也隆
宜其經綸天下而平章百姓也夫何以政事委于
館客堂吏以名器賣于監司郡守正人端士罷斥
殆盡悠游湖山若將終身曾是為軍國重事耶
噫宰相而治事僅如此則販繒
屠狗之人孰不可為宰相哉

廣義

臣觀賈賊之害宋猶螟蟲膳賊之害稼也蓋民者國之本國之有民猶稼之有心也食稼之心者曰螟似道之買公田則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藩鎮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膳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柢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乎蟲賊食苗之根者也似道于正人端士罷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于是乎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哉曰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螟蟲膳賊春秋書之記災也非異也異出于天災由人致人君若能恐懼修省則其災自消矣由是觀之則知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

焞知樞密院事常廷簽書院事元鳳焞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
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
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侂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
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
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
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
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大學諸生
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回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

去愈力
帝不許

發明

書曰固辭則其力却是任之意可見矣夢鼎與似道議事不合固辭右相則是夢鼎非故

逆君命也邦無道穀君子所恥故不得已而辭之焉耳嗚呼似道之罪可勝言哉

廣義

昔者陳自强附韓侂胄而得相位韓侂胄既敗錢象祖出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

自强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其搖尾乞憐固為可鄙今者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强及似道使人謝之夢鼎乃已則又何也日望度宗之改似道之有為也厥後上書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其既去矣復名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者蓋以知夫時不可為然後有浩然去志也曰人臣之義當以身殉國夢鼎所為母乃不可乎曰于時似道肆毒如虎夢鼎不去不惟無益于國而且身遭

毒手不去可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夢鼎之謂乎

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以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蒙古阿珠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得恐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發明

白河既城則宋之餉道以絕敵之懸軍可守而襄樊之地浸不可固矣宋不能料此而使

蒙古據守要地弗克一爭而呂文德方且大言以欺人豈不深可惜哉是知襄樊非蒙古可取宋自

失之也吁

廣義

嗚呼觀蒙古之言則知蒙古之于宋愈有收取之心矣其能已于兵乎

庚辰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

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鑑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誦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發明

甚矣小人之讐視善類也苟有微疵即寘以罪必至于陷害而復已方叔雖有獻琴鶴金

丹之嫌然既為舊臣獻之何過似道疑其再相諷人糾劾奪其官爵噫小人之心媚嫉忌賢之心也欲入人罪何患無詞以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論之不亦妄乎是故奪者強取之詞書奪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曰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發明

宋圍長葛春秋貶之圍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達城守不下至于六年

而不解治亂扶危可也襄陽宋地何罪乎
書圍于此而書陷于後圍與陷皆非禮也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蒙古
以和爾果斯為起居注

首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
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爾果斯為之

十二月包恢罷

己巳五年蒙古至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
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度場以省車運
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
城中廩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

之號武銳軍修學賑
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托于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發明

詩云不素餐兮事君敬其事而後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者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雖設徒擁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前書固辭右丞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緘默充位豈人臣之事君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

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諸王大臣往經畫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文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哈瑪特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

阿哈瑪特專理財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庶民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莫大于此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何集邪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

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違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定興字書方缺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發明

嗚呼帕克斯巴何見重于蒙古也彼固一西域之梵僧耳前既號為國師此復加以五箭何其榮幸若是哉蒙古之興帕克斯巴非與有功乃以國師王號尊之此蒙古之弊政也實有闢風教亦不得盡畧焉是則綱目書法之深意有非常史可比矣

二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寄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月光祖罷

廷鸞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株不出死力于邊間升辟稍越拘掌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未春水漲輕兵卸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遂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至襄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州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

雖亦為阿珠所敗
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浥冬十月蒙古

遣兵討之

浥植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蒙古主命趙鼎行省
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止誅衍餘無所問

發明

蒙古出兵未嘗書討此書討何予義也是時
林衍跋扈脅制其君擅行廢立乃高麗之亂

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今高麗不能與討
賊之謀鄰國不能與弔伐之舉則是亂臣賊子將
暴橫而難制矣蒙古仗義而起興師問罪則是舉
為合禮而非窮兵黷武者之可比耳故變文曰討

所以予其
討有罪也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為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價似道以其

婿范文虎

總禁兵

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都制置大使督

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間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起復孫虎臣淮東安撫副使○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諫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闕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擊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

宴設阿哈瑪
特愧而退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素多知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于當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辯屢有以誣之由是竒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懷蓋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

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治中書然後聞哈瑪瑪特
擢用私人不由部議不咨中書安圖以為言蒙古主
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大小事委之臣所用之人
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令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
屬之臣餘付阿哈瑪特蒙古主從之阿哈瑪特請重
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三月朔日食○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詳定禮儀時阿哈瑪特勢傾中
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
已而其子呼遜有同簽樞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
事惟兵民財三者而已父與民與財子又與兵不
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
也帝語阿哈瑪特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
事中之衡屢人辭
免蒙古主不許

廣義

或曰魯齋以阿哈瑪特對蒙古主直則直矣然深慮之亦可謂危矣曰非也魯齋之道行

于外邦久矣可然孔子何以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聖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于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發明

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瘞爾輔載翰爾載將伯助予是時強敵滔天襄樊

久困則其時之大難可知矣似道以去要君度宗勉留益力邊事危迫委于固然而由是天祥當制不從呈稿似道不滿諷官糾劾遂為黜罷嗚呼當大難彌興之時尚不知懼而惡直言斥正士天下大

亂宋祚不保又誰咎哉度宗酷信似道凡事任其
施為日積月累人心漸失宜其不救敗亡之禍也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退帝避席
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
似道日生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堂延羽流壘已
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
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譁投火中嘗與羣妾鬪蟋蟀
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嗜寶玩建多寶閣
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莖矣發其塚
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
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
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

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嬀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發明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言小人得志而怡然不

知禍之將及者是時國步艱難邊陲多故宋之君臣未聞其有憂禍之實而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要君然亦未嘗果去也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是時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突決凍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使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詎有入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故特書以交駭之

廣義

人謂似道至燕臣謂似道至愚蓋當宋之處臨安也危如一髮之引千鈞朝不謀夕

反作所樂之事何其愚矣詩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此之謂歟雖然孟子所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臣亦曰其臣之賢不肖亦天也豈人之所能為哉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

城萬山

張宏範軍于鹿門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書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宏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

十二月陳宗禮卒

辛未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樞州黃震大書
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胡文定之言也是時
公田擾害民怨既久魚之師旅頻興調度日
廣民之怨憤之氣上達于上而饑饉作矣嗚呼憂
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賸烏爰止于誰之屋國既將亡則無罪
之民安能逃乎宋祚岌岌諸路大饑其國之亡于
茲決矣宋三百年之基業可
勝惜哉綱目書之垂後戒也

蒙古復立王植為高麗王

趙弭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
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

復集餘衆立植庶族冰化侯為王窟
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伐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進兵牽制于是秦蜀行
省平章政事賽音誇德齊沙木思昂率諸將水陸並
進鄭昂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刺布哈出瀘
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其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
至鹿門阿珠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
其前鋒儲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旂鼓鎧
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發明書帥師則見文虎力能禦敵之意書至鹿門
遁者見文虎逃竄苟免之非夫以襄樊危急所

宜進教亦必擇人事易就緒度宗當削弱之時聽謀不審一舉敗衄文虎輕儆小人淺謀誤國宋祚自是益微以至滅亡綱目權其輕重書之于冊是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衛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學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布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言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

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廣義

分注載魯齋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
太保劉秉忠請也

發明

春秋之例吳楚雖大皆稱曰子吳楚之君卒而不書其葬為避其號也宋興以來外國則

有契丹女真之號綱目皆從其俗而書之今蒙古乃始改號與中國並列然綱目既書其改國號元

以志其始仍從其號而書之者緣時未一統不得從正統之例也然不書僭號者其時宋室陵遲元日強盛蓋謹之也嗚呼立法如此豈有是倒置之過予奪失宜之弊哉至至元十七年滅宋混一始以正統例待之其旨深矣

廣義

柳嘗考夫蒙古改元而有詔矣綱目削而不載者皆不經之說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隣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發明

是時邊事危迫未遑遠圖而似道鄙夫議行士籍而欲假此以制東南之士心則其懷奸

誤國之罪亦已甚矣度宗內作色荒國事廢弛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初蓋陋之也

壬申 八年 元至元

春正月元罷尚書省

阿哈瑪特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真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

欲為焚燬之用泗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知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江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摩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夫順越數日有浮屍遡

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
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
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
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
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
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
兵五十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
下點視所步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
者責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杖
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緇破圍冒進元
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珠劉整
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
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
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
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
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

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于樞門關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祠之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是時襄樊受困五年于茲雖有擢兵弗克前進其亦危如累卵矣庭芝部分二張將兵往救二張承命奮不顧身率師血戰皆死于難則其忠于王事而非偷生幸免者比也使宋之諸將悉能如是則又安慮蒙古之強敵哉惜其畏怯者固多忠蓋者甚少此所以淪于危亡而不可救耳

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廣義

張順張貴不同而綱目皆以死節書之何哉蓋順貴皆赴襄陽之急難者也順未至襄在

道力不可支其死國難無可議也至若張貴雖若恃勇失機觀其不降阿珠則其死國之心入豈下于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予之也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官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發明

甚矣小人之妬賢也似道前因謝方叔獻物恐其復相而奪其官爵此因皮龍榮望重恐

其名用而竄于衡州噫值國家凋瘵之餘正朝廷用賢之日而乃忌其賢者竄而黜之遂使龍榮憤悒飲藥而卒可勝惜哉故綱目書官所以明其無罪書道卒所以明其無辜然則似道之罪暴白而

而難
隱矣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
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
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
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
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
不可顯祖始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
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喜會門
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
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
牢籠一時名士以致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發明

嗚呼似道專輒之心至是益甚矣度宗有事于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將還值雨此蓋天

變之大者語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似道遇變不能責躬乃憤帝之還內即以去而要君然其贊帝還宮者貴嬪之兄耳必俟罷其兄出其嬪然後志得意滿從容還朝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大雨所以明其天變書賈似道去位所以著其要君書詔出貴嬪胡氏為尼所以譏其信諂書似道乃還所以罪其欺詐其

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似道之欺害人如射工之于人影惟欲暗窺其過而中傷之耳夫何顯祖不此之察卒墮

其計而釀成國賊之禍惜哉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廷鸞扼于賈似道力求去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
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
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
急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
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
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廣義

觀廷鸞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
之亡決于此矣蓋不待厓山之極而後見也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
郡王遣永寧人賚告身及金甲牙符期致之整既入
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
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昂少傅入相夢昂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叔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昂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為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廣義

夢昂于此時亡身殉國可也烏可獨行己志耶然以臣奸當國不惟無益于事而且身不

能保奚可味于時哲保身之

義哉書曰固辭不至褒之也

癸酉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爾哈雅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被外郭張宏範為流矢中其肘東創見阿珠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絕江道斷投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

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鑿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主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坐亦赴火死

發明

蒙古圍樊于茲四年出師于郊宣威奮武勢日甚矣故樊失而曰陷所以惜中國之地失

守于蒙古也天順牛富固守樊城奮志拒戰畧不少勦迨夫蒙古夾擊力不能支城遂摧破天順縊死牛富戰亡無一偷生而降敵者則其鞬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無愧于人臣之大義矣予其全節豈

遇褒手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撒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出臣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逵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逵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逵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逵吾以捷聞則逵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寔無援襄事也未幾阿爾哈雅帥總管索多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熱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

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
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
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
生靈何若能納欵惠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
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籥次獻城邑
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前鋒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
遂偕文煥朝然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
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
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
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發明

按春秋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于至陽以叛
晉荀寅士射入于朝歌以叛吉胡文定公傳

春秋參之左氏所載韓魏為趙氏請于晉侯之事
乃知三子之叛其罪則一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
射以無助故終叛按春秋書鞅歸于晉者非與之
也叛逆人臣之大惡晉侯不能奉行天討乃徇韓

魏之請故春秋書以罪之今文煥父子兄弟皆為
宋臣均受宋祿雖萬死不足以償國恩襄國六年
勢國危迫然為君死守者人臣之職分耳夫何偷
生苟免以城降元厥後一門相斷叛逆非文煥有
以死之乎雖然人臣無叛叛及反族宋不能按罪
行辟而使逆暨前後降敵豈不自從其亂賊邪噫
有罪不討有惡不誅刑政既失紀綱大壞雖欲
不亡其可得哉直書叛降所以著其不赦之罪
廣義度宗虛器耳雖然賈賊以計愚之適足以自
愚也何也蓋君與相臣一體而已烏有臟腑受
病而四支獨安者耶彼呂文煥之降于元其罪同瞭
然矣然繩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賈賊而從文煥焉

三月詔城清口

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
司有取江南二策具一言先取金蜀蜀平江南可定

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子中書

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子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才識超卓明控馭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子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畧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畧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置司審度否可事竟不行

發明

嗚呼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之心著矣昔者襄樊受圍邊報日急似道蔽不以聞未

嘗介意有言邊事即斥逐之迨夫襄樊既陷歸咎樞密乃置機速房以草檄遲邊報之弊吁亦晚矣以責入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何者不可不能自責反以責人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刀者之殺人也故直書以深譏之

元主立其子珍戩為太子

珍戩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通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違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工之珍戩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珍戩曰善

至是立為

皇太子

李廌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為沿

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
潛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

給事中陳宜賈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
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
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
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
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
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

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
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
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金
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憤
乞置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
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發明

黜陟人君之大權有功則陟有罪則黜此古
今之通誼也故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文虎

辱命遁逃師出無功度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文虎
之誅豈容但已而乃以似道之故曲法伸恩僅降
一官職任如故大忠惡黨止竄循州是豈明罰敕
法之義度宗當危亡之時而舉措若此則其無益
于撥亂亦可知矣據
事直書深貶之也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阿哈瑪特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
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
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
臣議論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
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
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廣義 嗟夫魯齊之任元其教人則誠有法矣雖然
仕宋無乃不可乎曰宋以奸臣亂政暗主負
乘國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任于元豈其本心哉乃
不得如孔孟之周流四方列聘羣國耳噫魯齊之
于道雖塞于一時實
通于萬世君子幸焉

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

先是蒙古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兵堅還以珏代之
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

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追
築馬駿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
帥兵築之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替師渡
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
駿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
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
制置使

庭之兼知揚州賁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
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賁奕以兄事賁似道
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
小官愿顯要遂掌禁兵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類是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蝗重民

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苟或忽天災輕民命國之危亡豈能免哉綱目所以謹之也

甲戌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

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陟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

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發明

似道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似道也鹵簿天子之禮似道人臣安可專之起復

金革之變似道何人安得起之似道欺君誤國虧
體辱親其罪與王莽等耳故王莽之母書死而死
道之母亦書死合前後之書
法觀之則其貶惡之旨嚴矣

廣義

抑觀君子被詔或不至者或辭不至者或固
辭不至者小人被召即便還朝綱目于賈似

道備書其實者所以著其無恥也分註于其喪事而
書大雨者與春秋雨不克葬之意相似學者味之
元以巴延為中書左丞相

巴延事宗王實喇于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
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
左相

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

臨朝稱詔

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昞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焘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云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封兄昞為吉王弟昺為信王

昞母楊淑妃
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城上下
交修以逕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
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
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
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
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
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
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
一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
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
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
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任得其
人卒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
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

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此天敗我也銜壁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詔曰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發明

當時是主少國危小人竊發宋之君臣正宜更相戒飭以圖保國之秋似道專權既無深

謀遠慮惟思蒙蔽自賢在廷諸臣阿循取寵罔敢正議是誠易所謂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乎發若吉者也立信遺書似道力陳時政苟能用其策則元兵未至于深入也夫何反怒其言即罷其職是豈圖存于亡之意乎噫似道蠹國至于如是而尚忌言者則其罪可勝誅哉故書罷而不去其官以見不當罷也

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

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

發明

大霖兩則非小變也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胡傳曰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

有大咎書沙鹿崩于前而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蓋天目乃臨安之主山是時宋都臨安百有餘年今而大霖兩雨降天目山尋崩自是元兵入境宋室遂亡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兢業守成而逆續天命于全盛之時也乘戒深矣

廣義

以道以權奸秉國政度宗以昏庸馭弱國書大霖雨所以著臣強之象書天目山崩非具

君弱之象歟天戒

昭然可畏也已

元以博爾歡為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敬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難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之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

太傅趙國

公謚文貞

元史天澤巴延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

阿珠自襄樊既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爾哈雅同請南侵且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

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
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
枢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圖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
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路兵
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中書省于荆湖博爾歡
按塔哈劉整達春董文炳行樞院于淮西兵凡二十
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
諸軍並聽巴延節制

發明

不曰元大內侵而必曰史天澤巴延者此行
元人舉國皆未欲獨巴延天澤違衆決意南

向是以綱目特書之以著巴延天澤之罪也既而
天澤至郢疾作而還是蓋天奪其魄特致疾而償
興師之罪耳孰謂天澤之疾非天意乎後之謀欲
伐人衆國者可以監矣此亦春秋惡惡短之意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邑延趨郢州劉整以博爾歡趨淮西

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
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爾歡由東道取揚州監淮
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多
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
狗荆南而自與阿珠帥阿唎罕張宏範
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大抵人物之生均受天地之
氣特有偏全之異耳彼如虎狼之父子蜂蟻

之君臣鴻鴈之夫婦豺獾之報木皆具一偏之善
人得五行之秀故兼衆善而有之苟為氣稟所拘
人欲所蔽則不能全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文煥劉整宋之臣子食
君之祿非一朝受君之恩非一日自宜殫竭忠盡
勉圖報稱方一媿人臣之大節而乃背國臣敵偷
生苟免雖微如蜂蟻有所不若也安得謂萬物之
靈乎苟有人心者必于焉而變爾劉呂背逆于禽

獸固無足責綱目書此特以為後世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甚垂訓之義豈不切哉

冬十月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巴延至漂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巴延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道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銷戰艦家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已延不從

遣總管李庭劉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
蓋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球殿後不滿百騎鄂州副
都統趙文義師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
巴延手殺之鄂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倖持黃榜
檄丈人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倖焚榜文煥復至
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製金汁
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
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
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
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
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扶文煥以他馬奔
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西多欲繼
城出者居趙悉騙入當門斬之文煥乃虜兵攻城居
誼以火具却之施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
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搆力戰悉死馬
已延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

發明

宋之防江之師不為不嚴方巴延之攻鄂州勢如風雨世傑率兵力戰卒不能克巴延潛

兵入漢尋至新居誼又從而拒拒之敵誘以利而居誼不從兵將降而居誼悉斬其忠義之心可少挫乎既而力不能支拔劍自投然綱目必書死之者所以表居誼全節之義為人臣殉國之勤也

垂戒

深矣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烏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

治度芝益器之雖
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燾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
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
青山磯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覩漢口形勢
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至三十餘里王達
守陽邏堡來裸孫以游擊軍柅中流兵不得進軍將
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
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
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巴延乘間
遣阿唎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
埧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

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散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鷁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自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語旦渡江襲兩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向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聞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迨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十餘艘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巴延遂會阿珠趨鄂州

阿珠遠人還報已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賁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仗也遂渡江與阿珠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已延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發明

拔者力勝之詞走者匹夫輕身之事鄭棄其師春秋譏之夏貴身為大將親擁強兵烏有

假以兵權委諸境上而奉頭鼠竄自為苟免之事手束室二三執政不能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棄師君臣同責也噫夏貴既辱君命而遁逃幸免其罪可勝誅哉故直書走還以著其罪

朱禛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禛孫開元兵至鄂帥師援之道開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發明

救者春秋之所善然必各有其義焉救而不速者則書所次以譏慢救而不敢救者則書

不至以罪其怯禛孫將兵救鄂則其意善矣然開陽邏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則又豈事君致身者哉故書不至而還者所以譏不急君耳

鄂州降元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禛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艦艘二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

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撤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視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知江陵府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

元巴延遣陳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巴延曰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發明 蒙古內侵江南騷擾當時雖詔勤王無一入援庭芝出鎮外藩猶未出兵而綱目已書其

遣兵入援者予其有勤王之心也向使度宗早從
庭芝之言舉以代文虎庭芝早伸正國之義又安
有淪胥之禍哉吁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 臣范恭